

事類賦

良





事類賦卷之八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地部第三

井 冰 火

井

井之時義大矣哉若乃素更寒漿

古詩曰後園鑿井

漿 冬溫夏涼風土記曰靈井也

方外嘗聞於玉檻

山海經注云崑崙墟在西北帝之園中

識於銀牀

見挈壺舉徵宮之職禮曰挈壺氏掌壺水以令軍

上

知土亭長託新室之祥漢書郡臨淄縣亭長辛當

上





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

則有鮑陸懸鞭于智卜之曰君安宅不陸家多凶徑至

市門當有一人賣新馬鞭者便就買還懸之舍東北六

井中得錢數十萬於是陳遵投轄每飲賓客取轄投

終不得雖有急雖云取而無損李尤井銘曰多執憲若不

邪傾何有亦以耳而先竭莊子曰直木先鴻臚初得於

丹砂抱朴子曰余家世壽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

右得古人埋丹砂虞舜方趨於旁穴舜穿井叟與象

共下土填井舜爾其伯益既作而龍登玄雲神棲崑

去注龍恐害故登雲神農已生荆川記曰隨郡重山

農地有九井云神象存改邑注以不改邑不德并義見

羸瓶編井曰迄至亦味憂彼夷竈陵伯州犁侍于王後

也王望晉師口甚驚曰虛行也矣何隘哉望星井尸了見星



也 踈勒歌恭之拜 源見於水 賦湛靈 梁朝郗后之神 梁書

祖 郗后性妬忌及終化為龍入後宮井中通夢于帝

或 見形光絲照灼帝體不安龍柳激水騰涌於是井

上 故帝終不立后 獲羊既駭於季子 國語曰季桓子

龍 有羊馬之使問仲填羊又韓詩外傳曰魯哀公穿井

得 上之羊公擢孔子聞之見公曰臣聞水之精為得人

方 驚於宋君 常一氏春秋曰宋及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

對 得一人聞於宋君 君一人於問之丁氏則有獲灌嬰之

銘 得陽記曰溢城灌縷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

後 不瑞井甚深大為應運者所開 權所開三百年當塞

謎 鮑照井謎曰一八也 五八四飛泉 卽井流解云 或能興於

霧 電 陳留風俗記曰能興霧電 夏 或潛祛於疫癘 列仙

傳 曰蘇軾啓母曰有賓來會軾當仙去建於供養今

年 疫癘有此井水飲之可得無恙 賣山水過於供養

飲 牛見淳于之德 陳觀漢記曰淳于恭不淨多置器在門所

上 設器聞管寧之義 高士傳曰管寧所居七落會乃

多 買器分井飲明義之 肆見夏賦冷則飲 望甄官之

氣 吳志曰孫堅討董卓入洛也 井軍得傳國聖見太極則

輓 轡博山戴延之西征記曰大極金獅子在井博山下

九 龍則蟾蜍含水 魏略曰蟾蜍含帝受神龍 噴前水為別有鹽

煎 天水 十六國春秋曰膳上少羞 唯天火熾臨 叩見

賦 臨注或視之而生子 後漢書曰東沃 思耆老說海

或 穿之而得銅 覓錢賦 歷可以汲馬叶彼九三之象

心 易井卦 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為我鑿而飲也 寧知堯舜



之功逸士傳曰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何有於我

我至其北斗狗吠幽明錄曰王姥至暮復蘇云龍見

老姬挾將飛欄見北斗君有公狗如也子東箱龍出涼州

大容氏蟠外二年見其鱗甲足跡尚有濕處華林堯玉

水經注曰華林園中有古井精密以陵雲投石

然陵雲臺上有奇井方望之幽聲訪金墉之古製

北城內昔漢高祖帶金墉有窺江陵之潛室荆江州

尚中有天井臺東臨天井周二里鬱林有司命之名

廣州名曰鬱林郡有豫章有洪涯之迹豫章記曰

豈可為田而見塞淮南子曰解門以

壻既說於漢陰為圃畦鑿隱

貢曰有械於此後重前輕汲水

有機心機心不載也灌韭亦開

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拮據終日溉韭百區不

見華山之鳥巢翅而黑曰蘭陵華山有井鳥巢其中

盈歲恠北宮之水溢漢書曰成帝北

試葛氏之鷄毛得於陵

之蟪實孟子曰陳仲子居於陵井上有李蟪食亦聞

哭茲茅經左傳曰楚子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楚紳

其井則茅經存焉蕭濱申叔視之

著法以投酒釜君內傳曰清酒五斛於流水中無流

著法以投酒釜君內傳曰清酒五斛於流水中無流

著法以投酒釜君內傳曰清酒五斛於流水中無流

著法以投酒釜君內傳曰清酒五斛於流水中無流



井中即於或騁術而飛錢親見錢賦注已而究彼無禽易

井泥無禽考茲射鮒易曰井谷射月支之涌酒泉漢

井武帝立酒泉郡中名馬少室之傳雲母嵩高山有

雲母每見蠹休莊子曰培井之蠹謂海之蠹曰梁

能若嘗規雀乳井傳中居不附龍鳳嘗畏蛇與蟲或說

銅人之掩泉南康記曰雲都盤固山其峯有井大銅

人掩之以或謂金人之持杵荆州記曰衡陽溢陽百縣

深者不便成井故曰金人以杵訝僵李之摧殘古詩曰

井上桃李樹桃傍蟲來見雙桐之繁茂魏明帝猛虎

空其根葉自相加通泉斯金井之為功不能悉數

冰

易曰履霜始凝馴致其道而至於堅冰易曰履霜堅

馴致其道爾其納於凌陰詩曰納於凌陰出于朝覲

左傳曰中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

棘矢以除其災注十一月有坤冲以鑿觀峨峨斯

積焚解曰魂兮歸來山方不可洞清徹於玉壺鮑照

直如玉絲編想肌膚於姑射神子曰藐姑射之山有

約子若夫得東風而自解禮記曰立春之當北陸而

斯藏親觀注出于王祥求魚而自臥晉書曰王祥事後

鯉魚祥遂脫衣叩冰子憑闕地而為冰左傳曰楚子

食而寢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林馬重氣未動

六尺積胡貉之地漢書是錯上書厚三尺五斛給



汝南之喪王八王故事曰汝南室在宣陽之側陽機

水室在宣陽門內天并鑿雲臺之傍戴延之西征記

子用賜王公衆官至其梓慎曾占左傳曰春無冰梓慎

勝也不勝凌人是掌周禮曰凌人掌冰祭祀供冰懷疑

每見於狐聽水征記曰狐聽方行應候則聞於魚上

立春後水自立冬而始結及仲冬而益壯禮曰孟冬

水地始凍仲冬想慕容之涉海自叶威靈晉書曰慕容

士命精誠感靈海為水凌假陛下天地之餘威將憶黃

巾之渡河俄聞敗喪後漢書曰黃中群起青州刺史

執中乃不礪自朗抱朴子曰五玉不礪向日

方然向日志承其影則有大遇勁風而自合

得流便水合便厚數尺之不當白日而難全居危殆

水當白日不善之遇猛火也王充一尺之說論衡曰

尺一錢水終日不熱也倚一東門五寸之言晏子曰

厚五寸者寒溫節也寒溫節則政平則年穀熟

請禮息怨更儵之賦寒井城有儵水井賦曰余昔宅近南

生其以遊從仿徨井賦馬彪之詠長川司馬彪詩曰

繁繁霜疑勁風迴驗以一瓶之論淮南子曰見時

下暮觀瓶中之水而知天誦茲七月之篇凌陰注

至夫斷彼積雪樊辭曰桂權芳蘭生於寒水荀子曰

於水而寒思讎而常以在抱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

大負重而那勝見履折書曰明君而負重既泮



而男女始合風俗通曰周禮鳴鴈氏因是乎合男將釋

而農桑並起家語曰霜降而農桑起婚禮殺馬行井怪琅

邪之寒續漢書曰靈帝元和六年冬大寒北河訝

沱之異東觀漢記曰光武自邯鄲無船不可渡左右皆

沛上令王霸前視之實然霸念還言驚象且白曰水

未畢數車雖非登廟之寶東晉集曰薄冰凝珠非

之飾撥圓珠於重澗實作羣臣之賜周禮云賜群臣

開於春仲方祭韭而獻羔詩曰四謂開冰也獻祠以

司寒必挑弧而棘矢朝覲注

### 火

火之於人也尊而不親出內既觀於天象內音

傳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秋納火民咸從之內外亦見於家人易曰王通曰火出

明而外司烜效官則取之陽燧周禮曰秋官司烜掌

莊周著論或言其指薪莊子曰指窮為薪而火傳也前

爾其觀彼熒臺深郡國志曰連渾府遙升常若微電以

草爨之則烟騰取之然石拾遺記曰秦始皇世有宛

火發故名熒臺取之然石源之民乘秦舟沈黑水而宛

又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所九萬里之日如所不見

照以萬歲為合則萬歲為一日也夜則天然石以代日

此石出於然山其大如粟輝耀一室既不能而自焚

左傳曰兵猶火也亦禍發而必克陰符經曰火生每

見焚和生甚多利人焚和嘗聞燥物者莫燠乎火



板管仲於齊境夷吾寡人之日齊桓公使人告魯曰管

相公使以膠其目置之匣中以燻火隨王莽於宣室漢

曰漢兵圍王莽城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前殿

火之若夫牧童之燒秦塚山六輔黃圖曰秦始皇葬

我然放羊而墮羊塚項羽之屠咸陽屠咸陽項羽西

室火三炎州照灼十洲記三寸火績之可為火院布上

郡焚煌郡沙注夜有火如粟出熱當畚揭以為備

至左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火所未豈瓘筭之能禳

曰禪言必不火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非復所息

胡母之得子博下登將飲酒使門卒王博取火于博

曰卒也惟不及因吾事安能為尹以輔之與語孫登之

訓嵇康火乎火生而光而不用其於用才故用

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

今世康不能用果遭非命至於嵒山白首山經曰

首有鳥名曰鷓鴣其狀如鷓而赤身白符愚赤喙符愚之山

而赤鳥名鷓鴣其狀如鷓而赤身白符愚赤喙符愚之山

大風起詣縣口某時當有火災嘉韓康之幼惠曰晉書

宜廣設禁備火果起而為害嘉韓康之幼惠曰晉書

康家貧年數歲天寒母為作襦令伯捉熨斗且謂之

曰在斗中而柄尚熱祖瑩蔽窓而服勤後魏書曰祖

繼夜衣被蔽塞窓戶恐為家人所覺管寧望島而來

至傅子曰管寧嘗從海遇暴風餘船皆沒莫知所適

神光驚此浣布照灼注炎洲戒茲燎原書曰若火之



其猶可或蕭芝共弊淮南子曰順風縱火或玉石俱

焚觀彰孝感於君仲在堂西舍失火曰蔡君仲伏棺

東家向施至化於劉昆陳留者舊傳曰劉昆為頭

而雨或以散陶安之治也數行火街火一公六散上

七色衝天須更朱雀崔上治上曰安公安公與天通

以燒子布之門稱藩遣張彌許冥至遼東拜淵為燕

王昭諫不從昭忿無疾不朝權恨之上塞其門

又於內以工封之淵果殺彌冥權數慰謝昭固不起

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病篤權族其門欲以恐之

昭更聞以權使人滅火件問良久昭諸子扶昭起權

載宮以則有伊尹九變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湯五

五色陶正仙傳曰甯封子黃帝越王握之而報吳賦

在抱而常以仙翁吐之而待客談話時天寒公與客

然從口不能得爐火請什室客皆戒衣嘉叔度之不

禁屋狹觀漢記曰庶范宇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地迫

者日屬范放令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覆蔽之失火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皆無孺今五袴笑阿

奴之下策晉書周顛弟嵩嘗因酒慎目謂顛曰君才

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宋姬毫社之妖左傳曰鳥鳴於

甲午宋災伯姬卒待闕伯商丘之職正傳唐虞之火

姆也注諱熱意也宋姬毫社之妖左傳曰鳥鳴於

祀大之故而紀時馬相因彼錯木錯木作火伏義生於

積油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致日已出而宜息

莊而子燔火堯讓位詔於許由由曰日亦難乎出金相守而斯



氏指赫赫於蕭丘抱朴子曰南海蕭丘上純生一種木

雖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用之不窮至其兩裏常燃海

經注曰大山國雖經霖雨火常布口中忽吐厭山海經曰

首獸身火類既就燥濕火就燥味惟作苦書曰炎上

作智伯曾言於入夢乃出語曰智伯敗夢火見於南方

楚魯子每聞於不舉莊子曰魯子居衛三日亦有

炎山之草木二月火滅日南方有炎山四月生火至

為薪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瞻夢澤之

雲霓野火之起也若雲霓意田單之縱牛燕史記曰

墨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頭為繒衣畫以五色龍文束

兵於角結火於尾穿城而出壯士街救隨牛而出所

之師死壯士擊思江道之放雞道請長史取數百維

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佛圖曾說於救燕晉書曰

嘗與石季龍升中臺燈忽驚曰變州當火災乃

取酒巽之久而笑白救已得矣季龍連驗州云通

來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郭憲嘗聞於巽齊先賢

傳曰郭憲從南郊舍酒東北三災樊英之神寧測樊

云是日英隱於苑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

從東起有大火黑雲平旦變巴之術難躋樂巴仙傳曰

火正會得酒西南果如云成都失則有驚武庫之焚蕩

晉書曰武庫火張華懼因此變作列兵訝圓淵之照

灼拾遺記曰岱山有圓淵千里五夏月水常騰沸以

石壁中出從燼上下東謂鬼神衰子徐察之形色火



其物而曰謂火物而為石或處之而自若世有物志曰魏明

而處不寒不凍亦云燧人用之而紀物尚書大傳曰

以託火紀物于天尊炎帝以之而名官左傳曰郊于故

而為大火師孝緒既云於徹屋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

更孝緒徹屋而炊不食古初亦聞乎伏棺古郡初父喪未葬

伏棺人火起初冒火別有生彼老槐久血為為嵬人弗怪

野也注燔出於稿竹淮南子曰稿竹有火弗嵬雀集公

車下化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火車烏流王屋記

下至王屋流河而為鳥其色赤行司燿之政令燿掌火之

之也注燔今立之草木無山經曰今多火之山憫池魚之

及禍門俗通曰城門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

名魚注城門火救之門燒池喜滅臺之為福晉詩外傳

實臺火公晏東而負曰王者藏於天下百姓諸侯於

於而賦天降火於昔紂燬是君之福也又聞燒木不死

外今皇天降火於昔紂燬是君之福也又聞燒木不死

齊地記曰東武有勝火之灼獸不燃在南海中上矣有

木燒之不死亦不損也之積薪數車燒之以石上草鐵鎚

風生獸數下豹青色大如程積薪數車燒之以石上草鐵鎚

塞鼻即死取其腦以菊於離時漢書曰秦權以十

注權舉也凡祭通舉火者咸以天子望拜或以象照

彼甘泉漢書曰邊峰火通甘泉孫子用之而攻敵子

庫五曰攻有五注云大人謂近草則燒之火積燒其積

聚火輻火燒其輻火重庫燒赤松踏之而成仙赤見王







事類賦卷之九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寶貨部第一

金 玉 珠

金

夫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出爾斯蓋西方之

行百陶不輕說文曰五金黃為長久埋不生衣性惟

從革書曰金曰從革注才堪贖刑書曰金贖刑責治案鳧

桃之業周禮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

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謂分其金而錫居五分其



之戈戟之錫居三分其金而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  
分其金而錫居二分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  
之齊鑿鏡也金多錫為下齊少錫為上問銑盪鏐飯之精  
爾雅曰澤謂之銑注云絕澤為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  
飯絕澤謂之銑注云絕澤為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  
則或聞能作載漢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徒所鑿  
大則忘言可成漢書曰武帝即位而河決可塞之鄱陽  
投沙而乍得十餘文披沙所得大如豆小如梁米清  
河隱粟以方驚晉書曰鈴救生隱初為清河王世子  
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為金是晉行  
大興之祥單為皇商是其瑞也毀而賣之則單見廢  
象也之若夫陽邁奇光在宋書曰南海扶南王陽邁初  
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之金之精狼荒夜市異物  
者為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狼荒夜市異物  
市以鼻與漢人知其好惡夜瑩之得乾肉之象陽邁曰  
五噓乾肉斷之有同心之利心其利斷人同躍大冶者  
知其不祥莊子曰鑊今大冶鑄金必以我為不祥之金  
陽者稱其為瑞以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灑陽白  
至於巴丘牛躍潭幽潭上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壯金鎖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牛林邑螢飛  
出聲兒奔壯金釣人駭懼牛因奮躍還潭  
梁書曰林邑國有山赤色其美陳翼之無取廬江  
中生金則出飛狀如螢火美陳翼之無取廬江  
陳翼字子初廬江樂安人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  
少公聞卿到覽鄉來遊今病不能前翼以金置指  
有金十餅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以金置指  
下騎馬出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以金置指  
十餅得長公翼送頭謝以金重王恠之不欺舊部  
王恠字少林諸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恠曰  
王恠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葬骸骨未問姓名因  
絕恠賣金一置生以給既稱汝敦之婦汝敦漢  
棺絮九斤置生以給既稱汝敦之婦汝敦漢

知其不祥莊子曰鑊今大冶鑄金必以我為不祥之金  
陽者稱其為瑞以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灑陽白  
至於巴丘牛躍潭幽潭上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壯金鎖引之遂滿一船而有金牛林邑螢飛  
出聲兒奔壯金釣人駭懼牛因奮躍還潭  
梁書曰林邑國有山赤色其美陳翼之無取廬江  
中生金則出飛狀如螢火美陳翼之無取廬江  
陳翼字子初廬江樂安人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  
少公聞卿到覽鄉來遊今病不能前翼以金置指  
有金十餅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以金置指  
下騎馬出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以金置指  
十餅得長公翼送頭謝以金重王恠之不欺舊部  
王恠字少林諸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恠曰  
王恠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葬骸骨未問姓名因  
絕恠賣金一置生以給既稱汝敦之婦汝敦漢  
棺絮九斤置生以給既稱汝敦之婦汝敦漢



地數以所起田地奴婢三百餘萬悉讓兄示妻妻曰

敦言固先祖也俱擔金送與其兄嫂復歎樂羊之妻

傳曰樂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君子不以其費後羊子得

慙而不疑豈盜於同舍漢書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

告歸不疑來歸疑買金償之而慙楊震自明於四知

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舉王密茂才密時為令

子何我也密曰是四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或以寵疏

廣之告老散骨皆許之子太傳疏廣及兄子少傳受乞

五十或以獎叔孫之制儀漢書曰叔孫通草創朝爾

其登郭隗之臺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

是樂毅自魏往趙性散寶與之應景史記曰吳楚反考

軍賜金千斤嬰陳之麻庶下軍書著三品惟揚州厥

吏過輒令自財取無入家者

貢惟金銀銅也詩稱大輅琛元龜象齒大輅南金韋

賢匪重於滿籬漢書曰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

籬竹器受三升日陳平每聞於間楚陳平記曰漢王與

以問其疏楚君臣利稱鼎耳黃耳金鉉利貞五鼎巧聞瓦

注莊子曰以瓦注者昏注者巧以鈞注者矜以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或遺之而得土蜀王本記

金一筍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獲蘇秦

之舊宅郡國志曰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

家造業為得董卓之遺塢有英雄記曰董卓塢陳爵則

波底求樽湖崖有酒樽色正黃沒水陳爵陳挺相與浴



水取之重不能舉  
挺爵留傾見如錢等  
正黃數百樽更沉盤  
動入深淵各得中

滿手歸示其郭巨  
則地中得釜河內  
温孝子傳曰郭巨

家乃黃金也  
謀養子則不得營  
業妨於供養當殺而  
埋焉郭巨

嘉邴原之見還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  
矩以喪亂方

太守公孫度掩捕  
其家而舉付之舉  
臨去以其手

太守史子義素  
有義原以舉付之  
舉臨去以其手

日與舉無隙而  
欲殺之但恐其為  
蜂蠆爾今舉已去

若必拘出舉家  
原以金還之甚  
慕管寧之靡顧

共與瓦石不異  
華捉而擲之  
則有應姬探杜

乃得黃金有應  
華者生四子而寡  
見神光照社試

張氏得鈞自幽  
明錄曰長安有張  
氏者畫獨處室

昌齊王之遺孟子  
遺孟子述兼金好  
金也百楚襄之

聘莊周韓詩外  
傳曰楚襄王遣使  
持金千斤及夫

葬驪山而鴈成  
山史記曰秦始皇  
葬驪山而書就

成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人著所  
聞號曰呂氏春秋

金遺雷義以知  
廉謝承後漢書曰  
雷義字仲公常濟

受金主候義不  
在默授于承座  
後曹贈袁叔而為壽

漢書曰董偃見  
寵館陶公主獻長  
門園於上董君入

獻之上大悅更  
名百斤長門宮主  
大或舉袖而不逆

曰田豫為并州  
有胡容懷金三十  
斤曰以此上公

於是詔褒之曰  
昔魏絳開懷以納  
或投園而靡受

後漢書曰張載  
字仲宗為廣陵太  
守舉吳奉為孝廉

載罷郡奉齋金  
為禮載不受奉以  
襄盛後載園中而



逝載齋金至攫之豈憚於市人者清旦衣冠人有欲金

馬子撰人之所因攫其金而取之吏捕不見之問曰徒見金

鑠之每聞於衆口五論事二曰衆口言鑠與火宜故曰鑠金

亦聞埋於幕下唐書曰開元中賈金以遺遲遲固辭不

受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取之而自碑中魏繁

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表送石群臣皆賀又王隱晉

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晉金德入夜方驚於白

鼠白澤圖曰鼠以昏時見於積年或化於黃龍南

子黃金又千歲為黃龍注夾美石當暑有衣裘之節

韓詩外傳曰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乎故者

野也其君不臣有友不收昔曰予皮相之土何足語

姓字下聊見高士之風使將後新垣衍入亦郭郭

尊秦為帝魯仲連說罷之非戰以有平原君欲封壽

連仲連三辭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為伴連壽

而無取也則有取者乃高賈之人仲連不忍為遂辭

去別有積之巨萬國所獻金精盤價巨萬以賜之外

又漢書梁孝王賜之千鎰丞相賜金十鎰以陳平為

數王莽之既敗漢書曰王莽者尚六十一價料梁王之

已卒漢書曰梁孝王死餘萬斤井邊之黃鳥初飛曰

康王曠井上有度錢子婦孫氏親二黃鳥闕於石上

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處市壁下之高冠乍

出搜神記曰魏郡張巨賈宅與程應舉家疾賣與何

冠赤幘者誰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細腰者



斤亦云遂韓媽之彈為西京雜記曰韓媽好彈常以金

之語曰若飢寒逐彈丸所落而拾之獻梁冀之蛇

漢梁冀未昌太守鑄黃金為蛇接烈女之瀨

子家金楚瀨水而瀨水去須報自殺婦人百金是

而取金兩仲孺之家

由是與王侯爭富秦季布之諾誠重

不人諺曰黃金百郭况之穴難加郭况家為金穴言其

富復聞置在韜中

如帝者新遺視之果唾之盤裏

先嘗有船此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求寄載

驗之盤見其上入是始知神或戒貪而藏山

巖之山所以寒或施仁而贈千金

氏之賣或觀於北荒高關

取於荆南盟水

書曰張魚遷安定屬國都尉着豪感魚恩德上馬

入鹿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投海但聞於其始

陳思王辯道論曰其陵甘始語余曰本師姓韓字世

海漢皇之重阿嬌

作婦當以金屋貯之勾踐之思范蠡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古人有言曰君子於玉比德禮曰子貢問曰敢問君子於玉比德

子曰昔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其聲清越

以長其終誠焉樂也取不掩瑜見於山川地也圭璋

如特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

傷浮雲讀若夫周官六器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

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大素五色魏畧曰大素

色趙之連城請以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秦相如見秦無償城意乃謂秦王曰璧有瑕請指示

乃使碎璧問道不敢歸相如立倚柱責秦欲以璧擊柱秦

弗與注天災流行非德所息或若華是刻年曰祭

而韓子受賜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常與子太

叔名之患僑間為國非不能事君子非無賄之難而無

定其位之患夫一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

何以給之患夫一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

死也敢與馬藉手以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請也納十

穀而衛侯見釋左傳曰晉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王使

侯皆公為之納玉於釋衛侯爾乃觀瑟彼玉噴黃鐘

惟翫温其詩曰其言如王君偉祁子之不佩卒禮曰石

皆沐浴佩玉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先浴人若

者騎不衛沐浴夫沐浴佩玉則此言齊魯則得有吉兆



美襄仲之見辭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重

人之三辭實曰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以事君

先君之辭寡君之使下臣結二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謂國乎注魯公也虞卿受賜於趙國據史記曰見虞卿王

黃璧一雙楚相加辱於張儀據史記曰張儀相已學而

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贈之則報其繡段

以人報贈之青玉綉段何沈之則係以朱絲左傳曰

以玉而絲係玉二而精寧有餘而抵鵲越以

以門抵崑山之傍不蒙汗以接泥後魏書曰穆高祖有

以玉實爲國子助教兩解曰朕欲厲胄子故居卿累世比較

劉鏡臺一初胡綜如意以胡綜別何曰矣時推得其上

又得子白玉如意大帝以問君君曰秦皇以金陵著茲

五德害五經通議曰王有五德溫潤而澤似智於外似

信垂禮如班斯六瑞執鎮圭公桓圭六瑞以守邦國王

圭子教璧堅而不蹙管子曰夫玉之所爲貴者九德

智也堅而不撓勇也暇適皆見情也茂行也鱗而不始紫也

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辭廉而不

也是陵容也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辭廉而不

歲見比德注子於白圭以夜光受賜白圭記顯曰鄒陽書曰

惡之於魏文侯斲林回錐千金必弃子莊子曰吾子問

窮相收注假國名迫奪不汲而自盈聖人之圖曰應也不獲汲



自盈王者飲管方吹而有異咸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

食有節則出吹息不復見名曰昭華之馬斯皆攻以

長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之館斯皆攻以

林隱嶙相吹息不復見名曰昭華之馬斯皆攻以

它山而使之成器者也詩曰它山之石不可以攻若乃

山玄表德禮曰天子佩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

士佩瑜玉而綦組綬白虹象天玉見君子於先於馬

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以假夫許田許田傳曰鄭伯以璧假

或食之以禦水周禮曰玉府王齋則共食玉注云玉

或服之而成仙抱朴子曰玉脂者生玉之山其膏流

精以無心草木極玄真玉別名也服之玉當得于千歲服

玄真者其命不極而清玉為賈害見虞叔之志曰左傳

水赤松子故得乘烟霞上玉為賈害見虞叔之志曰左傳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獻既而以具賈害乃諺有之不

貪知子罕之賢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

若懷璧不可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請其里

使人後復其攻之爾其石變山中隋書曰王邵上表

富而後使復其攻之爾其石變山中隋書曰王邵上表

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變為韭是也謹瓜

頽冢裏抱朴子曰吳時發廣陵大冢兵人共舉死中

頽地火出夜山昌城玉藥夜山火王母云膏流丹水海

經曰稷翼之山及鹿臺山上多白玉藻王蜜山之多嬰

丹水出焉其味多乃馨堅栗精密澤而有光五色發

言百武卷九

九



是糞土也注云界與也孟劉聰汾水之祥趙書曰平

諸宋澤名多草薦曰藥

廣陽於汾水二分得龍白玉壘呂光于闐之市前涼雜錄曰

於市闐六壘亦聞德推旁達比德注玉質重方流贈王僧

達詩曰玉水記方潤木逾茂潤珠戴禮曰玉在山而水

者陰中之陽也故勝勝水玉輝山更幽石潤玉衡文賦曰

而水懷珠採於龍首出彼平丘山海經曰龍首之美三山

玉阜平丘山在明三桑東爰有遺玉常山有命常山前燕

拔根下得壁七十一為岳神之精奇有靈昌載浮石李書曰

異常玉慕容雋以二光色精奇有靈昌載浮石李書曰

起河橋於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下輒隨流

淨於所沉壁或登臺而不取為天子世紉曰周武王伐

歸之玉或下開諸侯之王王不取反或破石而斯求曰論

玉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扶桑觀日桑國使使貢觀

日玉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晉侯受之而容

情左命受玉惰過曰晉侯其無後乎邾子執之而

禮失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之而

者皆朝者之贊張伯懷之而見欺為魯相省視孔子

教授以六堂白男子張伯懷之而見欺為魯相省視孔子

伯舒摸其意召問伯璧有七何藏一鍾離意璧有士張

父碎之而靡惜去使張良獻項羽於亞父范增亞

撞碎之曰吾或類彼球象戰國策曰骨疑或疑於燕

石周客聞而觀之馬主人得燕石於梧臺藏之以為大寶



燕石重也與中藥不殊客見掩口盧胡而笑曰此得楚山而

被刑人韓子之曰楚人也王和以和為謾別右足及武王使

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其左足及文王即位乃

謂鼠未腊者為朴視之乃鼠朴也鄭賈斯皆真偽混淆

而不精識也亦有齊之贏馨齊左師敗齊侯仲賈蝟人

可財以聽客之聲與地不魯之璠璣實也孔子曰璠璣魯之

要若也而望之煥若也則乎勝之價踰十萬口桓譚新論

使子寶有以三萬錢衛謁者史子伯素曰我好玉器見而奇之

路見此顧十萬非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傳

五都尹告齊人曰齊人詐父於野得王徑尺弗知其玉也

棄之於野隣人盜之以獻魏王明魏王召玉工相之玉

工望玉問價工曰此無價以當之玉城之都僅可一

觀王立賜獻者千金辯其鯁理五德潤澤以溫仁之

長食上大夫祿也辯其鯁理五德潤澤以溫仁之

遠方也鯁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鯁廉而不翫絜以

之方見此瑕瑜見此德注想老耽之被褐被褐子曰

玉思穆滿之披圖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朝黃之山披

味注云玉果類復聞執則不趨注云志重玉不趨受之

以掬禮者以受珠釵留而閣號招靈洞冥記曰漢武元

中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

直名升天後宮人常作玉釵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

因名升天後宮人常作玉釵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燕

其山壞天賜玉福至於禍無故而豈可去身禮曰君



玉不待價而常宜韞積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

去身待價而常宜觀其黑如純漆白若截肪論曰或問

玉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說玉亦云白如脂肪黑如純漆

之符也魏文帝與鍾繇書說玉亦云白如脂肪黑如純漆

將曾城是植城九重有珠樹玉樹海島斯藏

為光州刺史掖縣有美玉方一尺四寸甚有光彩

海鳥垂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訖不肯受謝

乃表駭流虹之變化既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

黃玉長三訝積雪之消亡異苑曰晉東瀛公騰鎮新

積騰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口齒不復食毀積中而

答罰馬避毀論語曰積中是亂之過也王獻闕下而詐讓

以彰下獻之平上言曰闕下有實玉氣果有五杯諸

者思瀉池之反璧東記曰始皇三十六年有使者持璧

送璧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

所沉想磻溪之釣璜尚書中候曰玉璜刻曰磻溪命呂

佐齊報納懷曾聞於叔帶仲左傳曰襄公薨于楚宮叔

之由是得罪取壓紐更見於平王左傳曰楚共王無

無適立馬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當璧而拜者神

者使主社稷乃與巴姬密埋璧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而長入拜康乃與巴姬密埋璧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平王弱抱而入當入用之時氣騰光祿帝時光祿

舍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及焚如之際火烈崑岡晴

秋石俱崑岡別有漢武樹之於前庭漢武故事植曰王樹



以玉珮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鑿青赤以周成陳之於東

序尚書顧命曰大玉夷赤松服之而蹈火赤列仙傳曰

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羊公種之而娶婦羊公雍伯

十陽上無人性篤孝父母終葬於無終山遂居焉山高三

年有種之人就飲以石中羊公未娶又語政後當得好

石語畢不見種其石數歲時往視王多不許公莫知

徐氏右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莫知

公徐氏所種石中得白璧五雙以白璧一雙來當聽

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夫拜為項地曰玉田虞舜

之受昭華天尚書大傳曰堯致王齊侯之得龍輔昨公

公與之賜教注云龍輔於齊侯遂入黑表齊賜號公

以五穀在傳命之號公昔後朝王錫子家之雙琥昨公

璧公疾徧賜大夫大夫受其賜公薨子家子雙琥一環一

其賜注琥玉器輕服細好之服反王莽潛姦於推琥

漢書曰王莽就國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進其

王具寶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而心癡美玉可

以滅獻其碎之自裹以進休復辭宋人留情於刻楮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楮葉音楮宋人留情於刻楮

綴葉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不可別也此人遂以

宋國食莒僕竊之而來奔以其實玉莒太齊膠鬲索之而

不與韓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子賢

者之得志也取其象德白虎通曰王者象君子之德

之非宜改步左傳曰季平子行璠斂仲梁懷弗與申卒

宗廟及定公注云昭公之改出君步則亦當去與璠祭既

閱咸陽之宮藏西京雜記曰高祖初言其尤異者周有青



王登五枚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室以  
更觀玄菟之庫  
口含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然盈室  
豫志曰漢時夫餘王死則迎取以葬識白首之老翁氏  
體如白首翁見紫衣之神女採藥富春縣清泉山南  
見步美女紫衣踞石而歌有碣石之音巖往未及數  
尺斯天地精粹之徵不能悉數淮南子曰鍾山之夜  
而色澤不變得珠  
天地之精也

珠

德至淵泉明珠出焉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銜光芒

於照乘史記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曰寡

乘國而無寶乎萬發晶瑩於媚川懷珠而川媚石曰水

山正而出於赤野管子曰正起於赤野產自丹淵任淵之

黃泥映秋波而圓折有子其圓折者有珠與夜月

而虧全蚌珠胎與月儔全蚌若夫列淮夷之貢徐州

厥貢淮夷挺霍山之美爾雅曰西方之美者識夫餘

之似棗廣珠如酸棗地見館陶之若李帝元注曰年

明珠出豫章海昏大如李有明耀四寸八分或埋青蛉于

地中博物志曰五門埋皆成青珠或採赤蚌于泉底幽

錄曰漢武幸河渚聞絃歌之音有老翁命取洞穴之實一

人受命下沒河底得一穴深數百尺中有赤蚌絕世珠

也漢武通夢於昆明通白輔虎原曰昆明池中有神泉

於漢武帝求去釣帝明日感於池見大魚銜索帝馬

援被讒於薏苡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常解薏

苡實及還載之一馬援後有上書譏之



者以珠為前所載還若夫却文襲之貢東觀漢記曰永

皆明珠文犀也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而襲不納

守忠竭誠而喻明珠之瑞以求媚令封珠却還蘇則之詞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西賊通使燉煌

德流沙漠不求自至然而在易粟而猶可說先曰墨

得之今欲與子有欲鍾粟者得粟不得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為

日何揮取也顧彈雀以非宜珠彈氏春秋曰以隋侯之

所乘可重也王章之孤既採之而致富漢書成帝時王

合浦其家屬採弘節之後亦賣之而被疑觀唐書曰貞

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未見受

財之所選且清白不淪者屈突通張道源不能存立未通子

為言罪及之疾惡情深亦好善不罵矣上善其言則有

怒閻投而按劍之史記曰鄒陽獄中上吳王書曰明月

無不因而至前也何感清節而還浦孟嘗為合浦太守

則無因入珠忽從去合浦無珠忽死者盈路孟嘗使

積以郡俗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

去珠復還之問西楚人之賣積積者為木蘭之積薰以桂

其珠綴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積珠也吳趙相之

去婦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敬少時遷趙相如於人

常亡珠不知所疑其子婦竊之因鍾離辭之而委

地坐觀漢記曰顯宗特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

歸主囊謝承後漢書曰餘萬求主還之晨步路中得珠其



委去至於名傳火齊南史曰中天竺國出火齊珠狀

不願之則如紗積之重者也價重木難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難輦彼百

斛帝西遷注起事曰張方劫遺之一簞左傳曰越國

楚所能及也吳王曰寡人不能事越以不為大憂非晉國

之季與之一簞珠張丑欺吏以出境質於燕燕欲

我之有實珠也王欲得之丑曰燕所欲將殺我者不信我

且言子之腹我珠而吞之王必伍負行詐而度關

春秋曰伍負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我將言爾取之

以素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將言爾取之

使因亦有麻姑擲米神仙傳曰麻姑見蔡經母及經

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固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此

變化漢皇解佩列女傳曰鄭交甫至漢皇臺下見二

既行反顧亦失或以照北葉之闕神異經曰西北荒

明光照千里或以飾九華之蓋洞冥記曰帝起白珠

如花蓋望帝以飾月秦密之薦定祖蜀志曰秦密薦

華之蓋望帝以飾月秦密之薦定祖蜀志曰秦密薦

今乃隨和炳然武子之稱衛玠玠別傳曰驃騎

常與君同遊語人曰昨與吾生並雖曰陰精曰後漢書

坐問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映人雖曰陰精曰後漢書

者陰之精也玦勝明珠色也幾珠不圓者也管子曰珠

神故天子藏珠不能無類淮南子曰明爾其翫茲

王諸侯藏珠不能無類淮南子曰明爾其翫茲

鯨目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精捋彼羊鬚幽明錄曰

穴婦有殺夫推而羽衣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軌長



於及禍使氏問珠秋日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

禍魚得岸或為之不枯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木秦冢

徒懸於日月為日秦記曰始皇家中珠晝夜光明珠大儒且

解於裙襦事之子何共小儒曰禮發家大儒曰東方作詩

國生有之日青青之何用含珠馬陵之亦聞朱仲出入於漢庭

請仙傳之珠好過度賜五珠百金也高后時募三寸珠乃

三金推珠數十枚去不帝時復獻董偃優游於主第書漢

日董偃與母賣珠為事偃十三隨母養之得幸得鮫

人之泣博物志曰鮫人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將

伺驪龍之睡莊子曰河上有貧窮待織蕭而食者其

來能得珠者千金之珠必在龍宮子尚矣龍領下百珠

獲季倫之賞拾遺記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

則賜珠百非有則節其飲食全體輕故一角受

孫權之賜蜀志曰宗預復得百珠預手曰今君

斛或涉海以遐求漢書曰武帝時使入海或入關

而見棄珠列女傳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喪還漢法內

好而取之置其母鏡奩中母不知也至關吏搜索得

珠劫問誰當坐者前妻初曰我當坐之繼母請吏

孤幸無劫兒誠不知也妾當坐初曰又曰夫人哀初之

筆不能就一字亦有蒼梧作壘葬蒼梧之野有鳥如

雀名曰鵲宵自丹州而來至蒼梧之野得青沙珠積

成龍阜名曰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者特得青沙珠

死帶者身輕京洛揚灰後魏書曰三月末四月初洛

甄氏楚王之問奚恤新序曰秦使使者西而問焉曰



悟而問馱之壁隋侯之寶珠可以示諸子西對不知物召非

寶之太叔之納桓魁向左傳曰美衛珠太叔與之出城臣宋

珠注不與由是得象罔之求赤水莊子曰黃帝遊赤

之朱索之弗得使象罔索之乃得使商立之涿河隈子

有實珠華之門徒也商立開涿之既商出果得珠彼中復聞

滋水鮎魚于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亦類

論反音居瀛洲絳翼拾遺記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絳翼

而人以飾仙裳輕曾城列樹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

以山煙崑崙為五丈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棠

琅玕絳樹開明廣植山海經曰開明成於咳唾吐

唾者如珠第其甲乙擴山黃史有明珠簡珠置平大處

終日以甲乙為次第尚方蛇知隋氏之恩行見大蛇傷侯

而治之夜其後蛇銜珠歷世稱隋珠馬純鶴報會參之

德窮而神記曰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夜到門外

參乘獨視鶴雌雄雙復有綴衣致飾以嬰珠為東夷俗

至各銜明月珠報參復有綴衣致飾以嬰珠為東夷俗

或以綴衣為飾或懸頸照夜為明山魏志曰珠大秦國

垂珠氏之璧夜光嘗聞求火以向日唐書曰婆利東

之珠諸侯所寶嘗聞求火以向日唐書曰婆利東

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作市以珠承影取

掩其面其國出大珠狀如水晶日午時以珠承影取

即依之更因買劍以傾城吳越春秋曰越王常影取

善相劍示猶未與也飾首見步搖之狀后首飾曰王

副量珠玉猶未與也飾首見步搖之狀后首飾曰王

垂副量珠玉猶未與也飾首見步搖之狀后首飾曰王

則鳴如珂採濁水以無失抱朴子曰賞氣珍者必採



數之握靈蛇而自矜魏略曰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  
芳蕙謂抱鳥集燕昭之館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鳥  
家山之壁懸室內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鳳儀少昊之庭拾遺  
懸少昊之特珠有佩之銜照於天斯九品之奇秘固希世  
庭少昊之特珠有佩之銜照於天斯九品之奇秘固希世  
而垂心者也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六五分一  
造小平似覆釜者名當珠阿珠之次為珠阿珠之次為  
次為小平似覆釜者名當珠阿珠之次為珠阿珠之次為  
符珠官兩珠之次為阿珠阿珠之次為珠阿珠之次為  
符珠官兩珠之次為阿珠阿珠之次為珠阿珠之次為

事類賦卷之九

事類賦卷之十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寶貨部

錦 絲 錢

錦

伊織文之重錦說文曰錦囊炳爛兮之織蠶詩曰角

錦矣辟邪天馬之奇唐詩曰代宗勅曰所織大張錦

並宜禁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等任依舊制其

禁博山交龍之制錦中記曰織錦署有黃地博山文

錦昆昭有鸞章之美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



員嶠有霜蠶之異拾遺記曰員嶠之山有蠶長七寸黑有

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暖柔滑其色比管仲

之登朝也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朝子產練帛

也子產先思後法如練帛晒尹何之學製左傳曰子皮

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否子皮曰吾愛之使夫姓而學

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其為美錦不亦多乎懸郭

中之斗帳鄭中記曰石虎冬月施熟錦流蘇或用黃地博

山文錦或用紫易護軍之標被吳志曰將欽為右護

練帳為其母作錦被改易惟帳四十里石氏之奢世

曰石崇錦步三十兩齊桓之歸桓公歸夫衛遷於曹齊

從外孫胡母惕上夫人錦被以反臥朱寵不當於殊

賜粟承後漢書曰朱寵為太尉家貧食脫玉案報美

人之贈錦繡段何以愁詩美人贈我回文識寶滔之寄

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回文詩寄滔為秦

環詞甚悽切雖其價如金其釋名曰錦金也制作用功重

也而不鬻於市禮器曰錦文珠玉文彩之功翻鴻走龍

同冥記曰漢武起招仙靈閣於其泉宮而尚方既聞

於鄴下署中記曰織錦鬪場亦列於江東揚州錦署平關

右遷其也百楊之將見於狐白裘錦衣以楊之禁之恐  
傷乎女工傷農事錦繡蒸組害女工宜禁之刻鑲若乃  
垂居士之帶禮帶居被虎賁之服漢官儀曰虎賁即



文錦 蒲陶兮鳳皇 文錦中記曰錦署有蒲陶文錦班

枝文 明光兮温熱 登鄴中大明光織錦署有大張温表

錦加 璧饋左師而先王 禮之對曰君夫人之步馬者

告夫 為人使饋之饋以錦 先之圍以玉歸以别有蚪龍列象

見下 指間樓堞成形 拾遺記曰五色絲內口中手引

離珠 錦文似舞 有篆隸錦有列明錦文如燈燭

甄琛 既欣於書服 後漢書曰甄琛為定川項羽亦嫌

於夜 行漢書曰項羽 在關中懷思東歸晝遊

劉備 江表傳曰陸遜 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纜

舟更 說於其寧 錦維與大新劍乘以示香入夢而嘗

聞割 截齊書曰江淹 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治禱

相寄 割今可見還淹探棟 中得數尺與之北人無用

遺君 自爾淹濯魚而愈 見鮮明石潛夫論曰夫攻王

醜治 布以賤治貴者矣 至若懷中探圖漢武內傳曰

中器 中有一卷小黃書 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

取卷 盛以雲錦之囊 實得指間結彩拾遺記曰

妹善 書畫乃妙無雙 能以指間小則方寸周王百純之

獻穆 天子傳曰吉組 百甲純西天子乃執拜而受璧以劉

主千 匹之齊高志曰 先主入益州賜諸葛別有童子

束髮 禮曰童子之節也 緇布衣錦碩人裝衣詩曰

衣錦 聚其文禮曰大 衣錦帆掛龍艦都所乘龍舟錦帝

尚錦 惡其文禮曰大 衣錦帆掛龍艦都所乘龍舟錦帝

尚錦 惡其文禮曰大 衣錦帆掛龍艦都所乘龍舟錦帝



鏡 帳開粉闥漢官儀曰尚書郎籍孺以裹塵為比

子白籍孺董鄧猶元方以覆被貽譏語林曰陳元方

母慈之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白地鞞鞞曰

綠地蔽泥政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錦為蔽

於范氏之藏錦者從所多少皆予之商曰能入大火

不日身或濯於蜀江之涯錦左思蜀都賦曰波淮南之

待公卿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香周穆之亡盛姬

子傳曰盛姬之閭憲行化之美華陽國志曰閭憲為

資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絳地交龍之艱魏志曰景

來善鮮卑尚復不受世身所羅知意虎頭連璧錦或

以重濶渙之彩陳留風俗傳曰濶渙之

奉徽藻錦日月華蟲以或以况萋斐之詞詩曰萋兮

者亦錦彼諸人忘免懷於顧復傷宰予之見譏論語曰

夫錦於政安乎曰安於政則為之衣

皎皎素絲郭泰答傳咸詩曰皎皎女所治兮

所周官有辨物之職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

特與功之物授之於時令著分繭之期禮曰孟夏

唯朱藍之是染漢記曰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

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勿管蒯以輕遺左傳曰







為書以遺之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  
 為紀倍紀為縷倍縷為縷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  
 士之善為不効名節而復如之勿爾其責茲楚貢  
 桓公使楚濟汝水踰絕彼商絃淮南子曰蠶餌絲而  
 方城使貢絲於周室絕彼商絃商絃絕注云商金聲  
 春蠶吐絲金墨子見之而興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  
 死故絕也絲金墨子見之而興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  
 黃則非黃五入則為五色亦不可園客繅之而上仙  
 不慎則非黃五入則為五色亦不可園客繅之而上仙  
 園客者濟陰人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  
 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彩蛾集香  
 之助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  
 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  
 纒說此一繭纒六七日絲乃盡乍想淑人之帶詩曰淑  
 其帶遙思初仕之年謝靈運初去郡詩曰牽絲及元  
 如絲帶應璩詩曰不悞釣有伊縉之美何維絲伊縉  
 牽朱絲三署來相尋釣有伊縉之美何維絲伊縉  
 聞野繭之妍無枝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伊絲

泉之為務亦生民之所先

錢

若夫布貨之用周禮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注云布  
 泉其流行無不編也王錢刀之制風俗通曰錢刀俗  
 莽作貨布大泉貨泉錢刀之制風俗通曰錢刀俗  
 治生卒多得錢財者必有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  
 造大錢作契刀錯刀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故稱錢刀

也夏商之前其詳靡記漢書曰前金錢布貨之用爾乃  
 太公九府漢書太公立九府玉府內法注云園即錢也九  
 職內職幣職金上林三官漢書曰不孝武時鑄赤金  
 皆掌貨財官也上林三官漢書曰不孝武時鑄赤金  
 三官無鑄錢不得行諸郡國錢皆廢銷天下非子母相權單  
 穆之諫周景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穆之諫周景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以振救子而民患輕則為之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於無是乎有子權母而卒行今王廢輕而作重謂幣失其

資能無是乎有子權母而卒行今王廢輕而作重謂幣失其

物泉後轉曰重謂幣重物輕曰錢子古輕重為制管仲之輔

齊桓漢書曰太公行錢法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民

散之則重桓公故人君則有嚴道之賜鄧通使善相者上

相登通曰當貧餓死銅山自鑄錢富通者在我何謂豫

章之資吳凜漢書曰命者盜鑄錢富將天子致五分半

兩之名齊書曰建元昔漢文帝以三錢五分小改鑄四銖漢

錢文曰半兩秦銅錢質如周契刀錯刀之制見上錢刀

二品十品之差大周禮注曰泉之始蓋一貨多至十品鑄

三銖四銖之異文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曰孝

索輔涼州之說以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參軍索輔曰古

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

任衣用弊之患軌納今中川雖亂此方安錢遂大復五銖

以濟通變之慮軌納今中川雖亂此方安錢遂大復五銖

賴其秀之漢川之利先是漢川劉秀之為南秦州都督

今用錢百黃牛白腹知漢祚之復興漢書曰公孫述

姓利之錢百黃牛白腹知漢祚之復興漢書曰公孫述

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曰黃牛白腹五銖錢當復好事

當還青綺文襦駭神童之遽至洞冥記曰青鸚化為

三小童皆着青綺文襦各握鱗文大錢五枚翫茲赤

以置帝前身上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五枚翫茲赤

云何法集此青鳧大搜神記曰青鳧其子有草形如蟬而

得子以歸其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錢以也其子考

肉好之制漢書郭景大錢文曰好寶肉也辨公



幼之殊漢書曰小王莽改錢布之品小錢徑六分重一

吹八分五銖曰壯錢二四十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分十

貨六使趙勤而不拜煉子觀漢記曰趙勤字益祖適到

呼勤曰拜傍賜指錢示勤所拜乞汝不肯一拜勞仙翁之見

於積彼水衡藏於少府漢書曰元帝時都中錢少府錢十

節約故少府水衡錢多賞賜寶此函方漢書錢圓函方

與孔也薄茲阿堵不言錢妻候其妻郭氏貪鄙銜之口

此及起曰却龐儉鑿井時儉俗三四歲母龐儉抱轉客廬中

夫言曰得錢千餘萬遂巨富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厨中

故拾以謂之神樹原意其山已而或潘祠乃辨之里

戶為社餼其錢嘉賓施之而並盡有錢數口音好聚斂

超嘗令開庫任意取用散施都盡孔祐遇之而不顧

宋書曰山谷中陰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山蒙閭敞之

見還第汝南先賢傳曰閻敝字子張為郡五官掾置堂

上後嘗舉家病死唯孤孫九歲嘗未敞見語孫云吾有

誠不取孫敞曰祖唯言三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使五倫

而督鑄五倫漢書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使五倫

臺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銷其鍾虞後漢書曰董卓

便人或以掛杖頭而游酒肆掛百錢造市店酬飲而



歸或以貯壺中而通泉路常齊書曰趙僧巖栖運山谷

子路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尺大錢一尸至夜而亡泉別有聚

令貫朽京師之武帝漢興七十餘年國家無事散若

流泉漢書曰夫貨實於金泉布於刀流於壺水不竭

蓋田賦曰摩貨掘地斯求魏書曰掘地求錢為弘農太守

皆坑有輔國鑄鐘而表異唐書龍鳳鑄銅元中李輔國奏

錢除二文於鑪中而願祈如聖躬一萬福一國祚無疆

鐘成祈子廉飲馬而見投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庶或

見生塵般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為吾營宮室冬氣

再勞無賜之吾家月俸錢上或聞使鬼杜恕體論曰可

者誠也使神少則坐之堂下使記如單父人呂公羨潔

皆往賀蕭何為主進諸大夫曰多則藏之都內書

不張安世以別子張侯無名錢以百萬數不塘因華信

受道真錢塘記曰議曹華信家富議立防海塘始開

募有致土石一斛即與錢一斗旬日間來者如雲塘

成而絕湖魚不復蒙利縣本名泉亭於是改錢塘去塘

姓康德立埭聞王濟時人多地貴濟好私第近北邱于

時人編錢布地竟埭魏文家事之占魏書曰滅而更明周

宣弟植曰此陛下家事帝欲准陰亭長之賜曰漢書

信為布衣時數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

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怒絕去及信為

楚王召亭長賜錢百或以敵戴碩之兒珠書曰戴碩

千興好學云山陰有陳載家富有三萬錢或以買王導

之子晉書曰王導惡子悅為中書侍郎導皆藏閉而悅



果若其安息王面之象如史記曰安息國以銀為錢

刻賓騎馬之形漢書曰刻賓國以銀為朝崔烈之銅

臭後漢書曰桓帝時開鴻都賣官崔烈用錢五百萬

人曰銅臭大笑江祿之鍾鳴有梁書曰江祿為武寧郡

謂銅山物皆鳴鍾東應者也送謝諲而稱愧謝諲書曰

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留餞劉寵而逾清

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徵將作大匠山

陰民去治教十寵相率共送龍人為費百錢其清如之為或

選受一大聞錢故寵在會稽號為取一錢其清如之為或

聞成公之著論悠載馳驅准論曰路中紛紛素帶當

計優劣不論我家兄皆無能已執我之手託曰錢始終無

豈耳何訶也關使或以沈郎而得名小晉書吳興沈郎錢復

聞應彼白水漢官儀曰上莽位罷五銖更作小錢

中興之翫茲紫石石論曰教與俗改幣與世或金夏

刃始之物極而衰周官外府之見上布貨漢靈四出

終始帝作五銖錢有於四方連於邊輪識者以為京師

將破壞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乎後漢書謂之四出錢

或細甚浮水每出書曰廢帝即摸效之錢景和中沈慶之官

通私鑄者謂之錢長不滿三寸以大小稱入水不沉隨手破

劣於此者謂之錢長不滿三寸以大小稱入水不沉隨手破

碎於此者謂之錢長不滿三寸以大小稱入水不沉隨手破

取錢益輕薄而物貴注云鎔音浴也故道穆之論

尤精北齊書曰高恭之鑄薄濫官穆司糾細非道穆表

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濫錢斤餘二百

示之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濫錢斤餘二百

眾便今破錢徒有五銖之始欲不沈宜改鑄大實錢文甚







榆莢也文見當千兮直百後周書曰大錢以一年當  
上青綺文注當千兮直百鑄永通萬國錢以一年當  
千與五日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從之數月不  
是劉巴日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從之數月不  
充府庫原郭兮大輪齊書曰曹武為右衛將軍晚節  
歎摠金銀龜具之異誠難為而具陳也王莽創金寶  
泉寶六凡寶貨六種實二十四布寶五

事類賦卷之十

事類賦卷之十一

宋博士渤海 吳淑 撰註

樂部

歌 舞 琴 笛 鼓

若夫瑤池白雲穆西天子傳曰帝冥西王母於瑤池之

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事無死尚能復來此

子答曰于東國土和洽諸夏萬事平均吾願見彼比

復西野將楚國陽春襄王者好樂而愛賦既美其

而之憎其似屈原也昔楚有善歌者王其從楚之俗使人下

國中唱而和之唱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而曰雪陽朝日



離舍商數人蓋絕其節起曲彌高其中唱而和之林類優游於

拾穗進孔子曰適衛望之於野使子貢往觀焉遂泣曰子

不歌宣父傷嗟於獲麟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馬莫

豈識之妖乎不祥弃之五父在吾將往觀焉遂泣曰子

世於人猶麟也非其時來何求焉越之婦人傷越王

越婦之采葛心乃越春秋曰采葛越之婦人傷越王

吟俄採葛聽買臣之負薪常漢書曰蘇賈以臣家貧好書

行且疾誦書其妻負薪相隨數止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

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妻憐被杖

之曾子杖擊之曾子於地有頃乃蘇厥然曾怒援大

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大人美投壺之祭遵書曰承後漢

酒設察必雅歌後漢石崇之晒郭訥太子洗馬郭

訥嘗入洛觀伎人歌言佳石崇問其曲訥不識其

名然後孟嘉之答桓溫孟嘉別傳曰桓溫問嘉曰何

也答曰漸近自斯皆善於繼聲其禮曰善歌者使人

其妙能入神者也歌詩入神又聞匏竹在下人聲是

貴禮曰歌者在人聲也故手之舞而足之蹈詩序曰情

形於詠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舞之不足蹈之詠上如

抗而下如墜禮曰如歌者上如抗下如搗木是以堯民擊壤

逸上傅曰堯時有八九年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

漢宮連臂管西京雜記曰賈佩蘭說求在宮時常以絃

五共入靈臂踏地為節歌亦鳳采也聽峽裏之鳴猿

曲而相連臂踏地為節歌亦鳳采也聽峽裏之鳴猿



宜者歌山川記曰巴東三峽猿鳴清山其響泠泠不絕聞

龍頭之流水知高幾里欲上者七乃越其阪九清

四注流下望秦川曰龍頭斷水鳴薰風既調於虞舜

可紀曰奔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詩曰南風之時

兮麥秀更傷於箕子生史記曰箕子朝之欲過故殷墟不可

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曰麥秀者紉

也涕民為雖門得韓娥之妙過離門韓娥東之齊匱

人善聲薛譚伏秦青之異未窮其技而辭譚學謳秦青

響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卿雲天馬之辭尚書大傳

華旦或為主人帝乃唱曰卿雲爛兮禮綬兮旦或旦明明相

代也漢書曰武帝時馬生渥注水也咸靈兮降外

四夷流服沙兮寶鼎靈芝之瑞漢書曰武帝得寶鼎於汾

論功延壽命兮光此都而帝兮象太微參日兮瑞

揚光梁塵為之而自飛者魯人虞公發聲清泉蓋動

梁塵受學者行雲為之而忽止秦青注薛譚爾其馮諤

彈缺曰長記曰馮諤見孟嘗君君置傳舍諤彈缺歌

車與矣復又歌曰長缺歸來乎出無與遷之家孟嘗君出入

甯生飯牛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疾為

至日從昏飯牛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公軍衣

日異哉命後車載之常橫汾壯麗後漢書曰武帝幸河東祠

流歌曰汎樓船兮揚素波過沛遲留漢書曰高祖破

宮之悉召故人擊筑自歌曰酒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十人

教之悉召故人擊筑自歌曰酒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十人



海內兮方歸故鄉安得猛士悠揚六引沈約宋書曰

兮守四兮方歸故鄉安得猛士悠揚六引沈約宋書曰

引本第微四謝靈運樂府會吟行日六引官續清本第

音繁纏綿九秋嚮雅舞播幽蘭月唇行日九悲歌吐清

盤曳履嘗聞於參也莊子而睡曳履而歌商頌

出金砥若鼓盆復見於莊周莊子其曰莊子妻死惠子

子巨室而我嗷嗷然哭而隨之是不通乎命故止之然

至於石城莫愁石城今樂有錄曰莫愁樂者亦名石城

城樂和中忘北園瑣女魏文答繁欽書曰守宮王

是夢與神通宿而悲吟哀聲激切體若飛仙于今頃

春國陽阿激楚風激楚陽阿曲名也鼓棹泛

滄浪之水孟了纓滄浪之歌曰滄浪兮可以倚

瑟望邯鄲之路漢書曰張釋之為中郎將從行至霸

豐人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詠之元首歌曰帝肱喜

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陳其九序功書曰九

以九序惟歌俾勸壞後人既唱於管仲得於魯春秋曰

殺已使役人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引管子恐魯止而

其和適得其欲不齊因謂役人曰我為引管子恐魯止而

乘之國其次河曾傷於漢武使功之不天子既臨河

伯子何兮不仁將奈何不仁將奈何

寺不反兮水維緩於房宮彈劔每想於子由

唐虞武宗

四



子而歌於匡謂子路曰終匡人和汝子路而罷蓋世復悲於

項羽歌史記曰項羽軍壁於下得楚少食盡軍四面皆楚

歌項王乃悲歌抗懷曰力拔山兮氣蓋勢若何不利則

有傳於子夜晉書曰孝武太子章郎人使僧度家有

歌子夜鬼聽彼綿駒孟錦子曰昔王約處於淇而善歌西善

曼聲宛轉列里老幼嬉曼聲長歌清響紆餘陸機詩

吐青止如搞木下見如隆抗端如貫珠禮曰中歌者倨中

貫珠如夏后三賓之獻天得九經曰夏后開以下馬嬪于

始歌九招於大帝穆之野帝俊八子是始為帝舜注太康

五子之須書曰太康見五人以逸豫於洛子之表歌十

仲尼陳蔡之厄解子曰孔子窮於陳之問七日不食

文王姜里之拘姜里今樂也詞曰姜里道淵濁熈兮

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兮遺我四言兮憂動之霍

使我德兮幽閉牢閉兮山其言兮遺我四言兮憂動之霍

荆軻之渡易水燕丹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

之上荆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細君之入

穹廬漢書曰漢以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絕國兮悲愁自王

穹廬為室兮心內傷願為黃鶴兮歸故鄉居師乙見傳

而盡妙如禮曰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何宜也

問其所宜請誦其辭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正

好禮者宜歌小雅正而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正

年特善而難踰弟俱幸武帝時年善歌能為新聲與

雙飛入縣新竹堂賞詠言之清麗後漢書曰高祖懸



瓠左大竹堂樂作酉酬高祖歌曰續歌曰月光天從聖無不

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一正歷外鄭變歌曰舜舞于戈振兮

天地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鄭道風兮明宋又歌曰皇風一鼓

兮九地而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風彼

文王政教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兮明宋又歌曰遵風彼

月含清韻之虛徐世說曰王曇首年十四便歌而王

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句王說謝公意謝後

出東府上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句王說謝公意謝後

頭看北林庾家墓林中去效白謝公曰此王郎歌也

有葛天八闕葛天氏春秋曰八闕梁鴻五噫曰三輔決錄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意遠瞻帝

京兮意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勤勞兮意遠瞻帝

之意肅宗聞而悲夫子反之必使語曰子與人和之善

與已而論語曰楚丘與而歌而過片隨子曰賦兮

政而始而從覆鄂君之繡被日說莊曰襄城君始封之

躡馬立乎其可乎襄城君忿然作色過而不悅之莊臣願

而鼓之音越人不聞夫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

今說君何日兮君不得與於王同舟山有木兮木之枝采

山之紫芝崔琦四皓頌曰昔有南山四皓者是也秦世道

滅德消坑黜儒術可於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四馬

高蓋其憂甚大富貴志夢兩楹兮曳杖作禮曰孔子蚤

道遙於門歌曰太山其蕪乎隱首陽兮采薇武王克

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首陽兮采薇武王克

夏忽焉安君笑觀搏髀撫絃之怨秦相堂上作樂所奚

我適安君笑觀搏髀撫絃之怨秦相堂上作樂所奚

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解琴撫絃而歌曰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







于歌敷于兩階舞行八佾四禮曰天子官懸王戚兮朱干

皮弁兮素積禮曰季夏而舞以神禮祀周公積於太廟朱干

夏聽籥師之傳教祀則禮曰籥師掌籥之舞賓客享籥籥則亦

如識旌人之舉職凡禮曰旌人以舞者屬焉凡祭樂

賓客舞皇祈旱曠帙祠社稷周禮曰舞師掌教舞散樂凡祭樂

也早曠之事謂焉既垂手而側弁垂手又詩云側弁

也曠災熱氣也既垂手而側弁垂手又詩云側弁

舞之儀屢亦執籥而秉翟詩曰左手秉翟觀彼行綴察其

勞逸禮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短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

於東蜀周穆王傳曰有偃師者縛草作人以手招美人王

怒齊武不容於簪筆齊書曰永明中舞以冠幘並簪

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若乃西楚拔劍曰

朝衣而足恭謙復於是去筆因擊沛公莊入曰軍中

無以為樂請令劍舞劍起舞頃伯亦起舞以身敬

沛東夷荷矛樂持矛舞曰東夷之蹲蹲不已詩曰坎

舞我傲傲未休舞詩曰傲傲或見稱於鳥鶴晉書曰王導

尚起著衣憤令坐上擊節為應傍若無人傾想或被責

於沐猴醜樂作少府掾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聞酒

上皆笑蓋寬饒劫長卿為謝乃解而爾其取彼成童禮

為沐猴舞失禮許伯為謝乃解而爾其取彼成童禮

則曰年三十舞樂成教之小舞周禮曰樂師掌國學之

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教之小舞周禮曰樂師掌國學之

兵事以干宗廟以羽以干禮注云折羽也宗廟以羽事

手之足之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也進旅退旅進禮曰

退旅絃匏笙致右而憲左坐禮致右憲坐何也對曰非



武坐也注武周舞也言武再始兮三步見禮方再始以

事之無坐也憲周讀為軒武再始兮三步見禮方再始以

象武王復亂以津歸注二年遂伐之故武舞再更始復

亂謂鳴鏡也而其驚翻云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驚翻

以指曳茲繭緒傳武仲舞賦曰忽鴻翁而龍游武

仲舞賦曰體若游龍袖如素霓曹子建七啓俄縈塵

而集羽女其舞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

一羽集羽之從風也轉揚徵兮騁角揚武仲舞賦曰結風

兮激楚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阿若夫問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考仲子之官將萬馬公四羽數於衆仲

也故自八而下風振萬于夫人左傳曰楚令尹為館于

其備也今振萬馬夫不尋諸人聞而泣曰先君以是舞也

異龍朝之一戎大定召李勣等識于城門觀也營新

象親征遼東而用武大定樂皆調露之六合還淳唐書

太常奏六御洛城南樓賜宴懿夫唐之上元唐書曰新

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漢之文始廟奏武德高祖

始舞行俯仰屈伸此禮曰屈伸俯仰容也發揚蹈厲禮曰

也言厲志在鷹揚驚旌夏之忽來舞題以盛夏晉侯侯

去旌入于房歎象箭之為美左傳曰象箭南籥者曰魯觀

猶有憾注曰致文王樂嘉陸遜之受賜曹休曰與陸遜

大著會酒酣命舞解鄙顧譚之不止召顧雍曰孫權

其權譚飲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足日孫權飲

不詞復責之君進為酒後亦由恃恩換吾家者必汝有舞



師經之撞魏文  
魏文侯為戒  
晏子之慙晉使  
使范昭往觀  
景公欲飲之  
齊人曰  
陶

謙之勝人  
吳書曰陶謙為  
謙謙為舒令  
郡守張磐謙恥為  
謙謙恥為謙

欲不其君而昭  
晏子而出昭歸  
報曰其禮未可  
伐也臣聞陶

謙曰不當轉邪  
見長沙之益地  
前漢書注曰景  
帝更前

上稱壽則勝人  
對曰臣國小地  
狹張衰小舉手  
帝乃以笑其拙

陽益陵及夫六  
成功立四代威  
行曰禮曰夫樂  
者象成者

武也亂皆坐周  
召武王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此  
出再成而滅也

公右六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  
成於左中

國也注云武時  
也皆坐謂失行  
則皆坐象以文  
止武

位也每奏曲一  
終為一城南國  
是疆荆蠻服也  
復大

為一舞者振鐸  
以不為節也  
一擊五代鞞聞  
曹植歌序曰

漢靈時李堅善  
舞中廢故古曲  
多繆拂見楊泓  
拂舞

序曰自醉旨乃  
是吳人患孫皓  
言白鳧鳩廣延  
既銜於

無迹綽約絕妙  
或行無迹影或  
經年不獻舞人  
飛燕亦

矜其體輕拾遺  
能記曰趙飛燕  
超逾烏集超逾  
烏集賦曰

池縱弛之舒緩  
貌言舞勢超  
逾如鳥拉拈鶻  
驚舞

指鶻鶻音篇赴  
節奏以投袂也  
赴節賦曰賦  
曰警猶者

遺聲而當指顧  
而應聲赴節指  
顧應聲動漢有  
延年

之善漢書曰孝  
武李夫人本以  
倡進佳兄延年  
知音善

人立難再願得  
上歎息由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  
公主因言



延年善舞由是召見實魏有馮肅之能肅曉知光舞師馮  
名駿操千之刑大首葬之常羊之山與帝爭神帝新其  
齊威為日操驚拔戟之其寧父操嘗於呂蒙舍會酒酣  
能未以若蒙之工起也曰寧能雙戟持楯以身蔽之周武王之  
山立功見上法成唐高祖之龍興武書曰郊廟祭享奏  
象龍江與參野二變象克靜關中三變象華凱旋伏四  
風起而纓綫乍拂昭治遺記曰廣延國獻善舞者於燕  
自歎支起王以纓綫屢拂之蓮開而屈初呈羽樂苑曰  
拓枝曲商調有振拓枝也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  
後見對舞相呈也斯繁態之萬變雖辯捷而難名

製

伊朱絃之雅器含太古之遺美農所文曰琴者禁也神  
周加扣清徵於雲和和之子曰琴瑟冬至日於地禮曰丘  
之激流泉於綠綺下名器也琴譜有蔡邕有綠綺琴天  
神女落霞見雙白鶴翻翔來集倏忽變為二神女舞  
於樓上握鳳管之簫舞落蔡邕焦尾有燒桐以異者  
蔡邕聞其暴聲曰此良桐也因削以陶潛撫之以寄  
意朱書曰陶潛不通解聲弄以寄其意琴必子彈之而為  
治不家語曰堂琴子賤治單父周公之善越裳操曰越  
所文公之拘羗里琴錄曰文王為西伯種德於美里  
鼓之曰憂愁援琴而傳古法於嵇康世善操曰會稽賀云  
月中庭臨善便與交語自云是稽中散謂賀云有慘色在

事類賦卷下



極快散但於古法未備今授以感幽靈於女子世教伯曰

廣陵散者中升亭而宿是夜月華露輕敬伯鼓

琴感劉惠明亡女之靈須是史女至就體如平空故伯

此琴歌曰女和之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益宵淚誰

子法若乃前廣後狹之制圓天方地之儀長琴書尺六

寸圓而欽象也前廣後狹尊卑之地象也或懸壁以為戒

戒或去軫以觀辭之韓詩有外傳曰孔子適楚至於阿谷

婦人對曰吾野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善為之辭以

而無人對曰吾野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善為之辭以

賢不得援琴作思歸之引自緜而思伯奇違養之悲

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見水仙賜其美藥伯奇思念養

親之聲聲疑似伯奇而學之吉甫間操玩之有龍鸞之

狀西京雜記曰趙后宮琴曰鳳凰以金聽之有志

義之思禮曰聽琴哀以立志師襄既拱

於夫子家語曰孔子益矣矣曰未得其志也又問曰琴

其習其教可以益矣矣曰未得其志也又問曰琴

矣然然思焉有所皇然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人

孰能為此師也其傳曰席拱而對伯牙亦哀於子期

家語曰伯牙鼓琴鍾子少選之問志在流水子期復

伯牙善哉湯絕絃終身不復鼓死則有寒山之餘曠



命曰寒山之桐出也龍門之枝空桑之美朝禮

太冥注太冥北方也龍門之木高百尺而無枝

之奇尚書曰嶧陽孤桐中琴瑟則九星而象六合

象六應八風而法四時為書曰五天兩地之義也

解題云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雄相隨則心悲乃

獨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烏夜啼亦曲名爾我伯皆之

許顧雖異之謂曰顧雖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

名同鄒忌之識齊威周書曰鄒忌以鼓瑟見齊威王

以鳴小絃廣所蓋以清而之泚而釋之舒均善

坐遷禮曰先生琴瑟勿越前傳聞踞轉左傳曰張

琴漢則文姬蔡琰別傳曰蔡文姬陳留人漢中郎

律識何風不競也此魏稱盧女有樂志曰魏武帝宮人

官學鼓琴善為新聲嗣宗之見孫登公孫和魏末居北

長肅與琴音諧會登亦嘯和妙響動於林聲因穆丘

之迎漢武列仙傳曰穆丘冠章甫擁琴來迎漢憐窮士

之授楚琴操子曰三士窮操者其思革子與之所友也

王寒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二至於嶽巖之間空柳之

推衣糧與酒嘉穀設鍾鼓以樂之其思革子往見於楚

王楚王旨酒嘉穀設鍾鼓以樂之其思革子往見於楚

王楚王旨酒嘉穀設鍾鼓以樂之其思革子往見於楚

王楚王旨酒嘉穀設鍾鼓以樂之其思革子往見於楚



之意後推琴而鼓之  
哉華子推琴而鼓之  
文子叔怨子竊慕大  
間逢飄風暴雨寒王  
為樂不肖推擗與臣  
華子黃金百斤命左  
收子而葬之以華子  
孔子所龜山作桓子  
退而望龜山作喻季  
谷之調五曲先生纂  
一馬融制王允董卓  
命之鼓琴必正坐操  
左傳曰穆姜使頌琴  
有繞梁齊桓之重號  
石方期於思話祖登  
鍾曰蕭思諱領左衛  
將軍嘗從石清象

使謂曰石上彈琴因  
酒謂曰石上賞有松  
義三鎮遊京口戴顯  
其日吾東巡長給正  
以吾好音長給正聲  
里晉書阮瞻字千里  
終日潘岳每令鼓琴  
柳世隆為少立功第  
公雙嶺為士品第一  
垂簾鼓琴在朝不趨  
學琴於成連先生三  
在東海中能移人情  
牙曰子居習之海將  
延我無人居但聞之  
移我情矣刺船乃援  
成連回刺船迎之而  
操見文注王拘指擊  
稱工禮曰搏拊王磬  
四代指擊樂器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措居操縵盡妙禮曰不能安絃桓譚被責以失次漢書

八上嘗問宋弘道通之士弘嘗薦譚善鼓琴譚

失謝上問之弘言其故不復令譚給事中見弘戴述循

聲而赴召琴中興武陵王暕聞其能琴使人召驩驩

乃更引其前破琴述亦能樂聞命欣然操琴而往或云

晏龍初製晏山海經曰帝舜生或曰神農始造曰昔者

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浮辭去邪慾反其天真者也奔

趙師之辯吳蜀步上京趙師字耶利善琴貞觀初獨

急若激徐遊國士之風蜀聲躁漢宣之得龍趙錄曰雅

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

國龍德皆召入見温室鼓琴爾乃汧公韻磬補曰史

李汧公勉雅好琴自斲桐為之多至數百張生響

求者與之有絕代者響泉韻磬自保於家張生響

泉亂散失蕩盡其中二琴一名響泉一名韻磬皆希

代之閔子初駭於取鼠鼓琴馬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也馬

為幽沉之聲也夫子何感至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

孔子曰然嚮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蔡

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蔡

豈始驚於捕蟬往而酒以酬客有彈琴於屏邕至曰

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人追問其故邕具

飛螳螂為之一前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傷中散之被

刑竹林七賢傳曰嵇康臨刑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哀

絕西師黃之見鞭之左傳曰備侯有笈妾使師曹三爾其

倚哀而悲向風而聽愴傷心倚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懷



善哉為聲若此足矣昔季流見文王之思士琴錄曰

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決下太公有言當有聖人之通

太公於渭陽太悅曰吾先人太公望乃按琴而鼓之

周子其是耶遂以為師號曰太公望乃按琴而鼓之

有文敏王思士之意故美琴高之養性琴書曰學於高以

四後遊舞玄鶴於郭門玄鶴二師曠鼓琴一奏之郭門

邑受清風於上景琴書曰賴陽李氏處女年十五天

升上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蘆至有明光宛轉續齊

藉苗聞受弄清風等五十曲人蘆至有明光宛轉續齊

惟記曰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

日此曲所謂楚明光也唯稀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

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文曰此非豔俗所宜

唯岩棲谷隱可以自娛爾鼓琴且歌畢止於東榻

運明辭去琴錄曰曲有中捕清暢志清看客清宛轉

清霹靂蔡侯遇琴錄曰霹靂引楚商梁出遊九臯之

籟公引霍里高所作松間風入石上泉流琴譜有風入

曲二季鷹之哭彥先喪家曰頽蔡字彥先平生好琴及

性哭之不勝恸遂經賞不鼓琴賈子之對應侯曰說苑

數出曰顧彥先復能賞不鼓琴賈子之對應侯曰說苑

侯與賈子坐問有鼓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

賈子答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

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平亦有蔡氏五弄琴譜

之官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而平亦有蔡氏五弄琴譜

曲有蔡啟期三樂家語曰引子遊於泰山抱琴而舞

崑五弄啟期三樂家語曰引子遊於泰山抱琴而舞

子問曰先生何為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

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言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於終始處常得終久一矣三樂也貧者士

之常死者人之終始處常得終久一矣三樂也貧者士

魯子殘刑琴錄曰殘刑操曾子夢見商陵別鶴曰商

陵教子娶妻三年無子父問師文雲浮而泉涌瓠巴

欲為改娶少援琴為別鶴操師文雲浮而泉涌瓠巴

鳥舞而魚躍從師學三年不成無幾見師襄曰文

得成矣於是當春而吹高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

木成實秋而吹角溫風徐起草木發榮夏而吹羽至

霜

霜

霜

霜

霜

霜

霜



雪交將畢川池暴潤冬而中微陽光熾烈聖水鍾儀之

操南音左傳曰昔侯觀於南音公曰君子也言其族曰伶

不肯本也樂士師曠之調清角韓之子晉師曠鼓清

角師曠曰不可昔黃帝合鬼神於清遠之師曠鼓清

六絃龍畢方並館蚩尤居前風伯清遠之師曠鼓清

君德薄不足聽之公不聽師曠不得已鼓之清角今

雲從西北方起再奏大風隨之裂幕破俎豆墮廊

里周人避之於岐山琴操曰岐山操周孺帝弃之於

大壑頽於海經曰東海之外人壑少吳孺帝許彈薰風

而解愠兮禮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時兮南風之薰

吾民之鼓緇帷而講學惟坐于杏壇之上遊于緇帷之林

鼓子絃歌亦嘗詠茲在御詩曰琴瑟不靜始痛彼具仁

之歲久之卒尤不調嘆曰奔農不哭直上靈林坐取

背疾遂潰裂相如之挑卓氏臨平令曰吉相善臨中

月餘卓王孫聞令有貴客召之卓氏有女文君新寡

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恐不

也當荆軻之堪秦王史記曰荆軻死召姬人鼓琴其

聲越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并風可超或傳之濮

水琴聲為晉平鼓之濮水或受自華陽散普西南去洛中

聞空里稱善亭名散撫琴宿之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

是古幽就於此數千宜接侍君子彈琴幽清和故

亦手持其頭與中散共論音聲乃以琴授之得誓不

他教晉王之感孫息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

乃臺于連屋重戶藿肉漿酒當道獨樂在前無所止使悲者



者乃酸心悲涕乃援琴而鼓之晉雍門之悲孟嘗曰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  
無所告今足下乘之居雖有善琴未能使足下  
悲也然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傾曲也擊其基既以  
君尊貴子若撫者乎孟嘗君遂泣下而引琴而鼓  
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斯豈  
音之至妙故聽之而易傷者乎

笛

惟鐘籠之脩餘兮生萬仞之石谿  
終之南之陰崖託云竹譜曰鐘籠竹名不假飾於雕鏤  
自然之天資馬女製長笛賦曰昔庖羲之作琴神農造  
成器或鑄金鑄石華實不切其害極代而後知以日新而  
學龍吟兮相似流下飛鴻截馬適兮易持賦曰刻其

上孔通使易持蔡邕識高遷之異吳文士傳曰蔡邕告  
以當適使易持蔡邕識高遷之異吳文士傳曰蔡邕告  
會稽高遷亭見華東間第六漢祖驗昭華之竒京  
竹榻可為笛取川果有異聲  
稱言其尤異者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名曰昭華之  
瑄考其清濁之制樂纂曰清濁者用辨夫長短之  
宜常願陛下保壽無極爾其伐昆谿之翠竹黃帝記曰  
伶倫伐竹於昆谿而翦雲夢之霜筠也為三尺二寸  
作笛吹之於鳳鳴而翦雲夢之霜筠也為三尺二寸  
成筠翦雲夢之異韻為氣出以精列融為督郵無留事  
卦那平陽鳩中和注云氣出精列二曲名為采廷露與巴  
人取度於白雪賦曰綠水上擬法於韶箭南籥中人則有臥平  
陽之塢精列注氣出宿代郡之亭一亭常口代郡界有

陽之塢精列注氣出宿代郡之亭一亭常口代郡界有  
事類賦卷十一 六



忽有諸生壯勇行歌止宿有一吹五孔那得編笛我為不能

得攝笛諸生便笑謂汝止宿有一吹五孔那得編笛我為不能

吹劍所之得謂我老少指耶乃數十指出諸生聆宋同之

新引沈約宋書曰鼓箏宋同吹笛以為新引相和聽朝

霞之變聲唐書曰文宗時雲朝霞以善吹笛進上音由

是有固可以滌邪納正風俗通造也本出羗帝時上音由

也所以滌邪納正感物通靈者也馬融賦曰

正也長尺四寸納七孔之雅感物通靈者也馬融賦曰

物穢神喻意既矣若乃傳妙理於馬融序曰融長笛賦

音能鼓美脩能於丘仲覲滌邪加之既自於君明融

長笛賦曰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

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注云京房字君明脩

易京曰減之復因於奚縱八寸黃鍾笛晉時三尺

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四分六厘書令或以起路傍之

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寸四分六厘書令或以起路傍之

愁樂纂曰橫笛小篳也梁朝歌云快馬不須或以助

軍中之勇樂纂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用也慮

悲聲感人也卒別有黃門之署於黃門之高廊桓譚

新論曰漢之三主東箱之制樂纂曰劉和之二東箱向

秀悵悵而思舊康晉書曰向秀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

遊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隣人

賦故作王愷忍暴而殺妓晉酒王導王曰帝舅王愷嘗

殺之笛一小坐愷意便令黃門改歌聞夜者已訝神奇

記曰永嘉中泰山集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

採薪忽有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居在晉陵家婢

已每與婢飲晏輒吹笛而歌郭名長夜寂以寶煙竹

清長笛亮以鳴若欲知我者歌曰郭名長夜寂以寶煙竹

者忽驚裂碎以為笛聖如鐵石以遺李射村舍吹笛竹



於下第一嘗請載既江與舟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  
指粉碎客散不見及所之破呼吸盤碎而此笛應石崇每  
賞於宋偉世說曰謝綸祖妾阿紀有妹曰宋偉謝氏曾於阿紀  
誓死終不嫁綸祖妾阿紀有妹曰宋偉謝氏曾於阿紀  
不與終身李半瓜洲之逸思於瓜洲舟楫其臨初發  
調與終身李半瓜洲之逸思於瓜洲舟楫其臨初發  
又調與終身李半瓜洲之逸思於瓜洲舟楫其臨初發  
美吹晉書曰桓伊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嘗自  
上時過微之便使人謂之曰便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  
伊弄已不交上車去傳於樂府有折柳兮落梅並笛曲  
客主不交上車去傳於樂府有折柳兮落梅並笛曲  
名起自羌人見飛鴻兮流水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  
聲及龍吟水狀似流水已截竹吹之

鼓

鼓動也含陽而動者也古陰陽物舍陽而動也冬至若  
夫鼉鼓逢逢蒙叟奏公靈臺應春分而著義鼓郭文曰  
春分之音象萬物郭當啓蟄以施功周禮曰鼉鼓  
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當啓蟄以施功周禮曰鼉鼓  
聞臨平之擊石出異死石鼓武帝時吳郡臨平山崩  
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見南郡之銘銅虞喜  
曰建武二十四年南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陳詩伐以  
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陳詩伐以  
正人詩曰伐鼓陳師御之田祖詩曰御田祖識伊  
耆之黃桴禮曰耆氏之樂也考籥章之毛土周禮曰  
掌土鼓注以為毛土訝雷門之鵠飛臨海記曰郡西有  
為元嘉中居人祀山神乃推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  
之響相傳云此山有鵠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石



聲破此陽聞之後逆賊孫思驚建康之鷺翁禮曰或定軍

以鷺鼓之精也昔吳王夫差啓蛇門而蛇門聞馬後疑鼓於

雙建康宮之端門有爾其廣首織腹之制正樂者瓦小鼓者

而木皆廣也八面四足之奇夏禮義纂曰建鼓大鼓也

曰雷鼓者周禮替勝掌插鼓如鼓而或狀如博局

正樂曰節鼓如博局中開圓孔或形同麝臍錄曰齊

鼓如漆桶大擊之以節樂者也擊其小而導其大懸禮周

為大鼓導引故曰先擊小鼓應在東而懸在西廟堂

西應鼓在東姓泓既駭於石鳴後秦記曰姪泓永剛

數百里野李陵俄知其氣乘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

有吾士氣少搜軍中得不起刺耶軍士豈承乾聞玄素之

諫唐書曰太子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依玄

毀孫挹遭高爽之譏南史曰孫挹為延陵縣令國子

爽出從閣下過取筆書鼓面云徒有大大則有製自

黃帝其皮為鼓而聲聞百里以始於少昊通禮義纂

馬為眾鼓之節雖云無當於五聲禮曰鼓無當於五

豈可不擊而不考詩曰子有鍾鼓不擊不至於王侯

路賁之制周禮師曰王執路侯執賁軍將商周懸置之

殊鼓周禮曰夏后足鼓植也置樹以崇牙詩曰有瞽有

樹羽應用懸鼓牙駕以樓車門鼓吹一名樓車都曇弓

答臘古今樂錄曰都曇鼓似腰鼓而短以小推擊之也

甚震俗請雞婁兮密須可擊之雞婁鼓正圓而首尾



分唐叔以密須之鼓  
注云密須國名也  
鼓槨衡解衣而不作  
後漢書曰曹

鼓乃召為鼓史  
因會賓客閱視音節  
諸吏過者皆令

而前吏可之曰  
鼓史何不徐取  
本而輕進衡於

操擲顏色無作  
先王之法服為  
伶倫之衣孤王公揚

桴而自如音亦  
楚武帝時賢共  
言伎藝之事人名

皆有所能唯王  
都無所解意色  
殊惡自言解打鼓

捷傍若無人舉  
伐彼淵淵淵詩  
曰伐鼓淵淵奏茲

倚與那與置我  
靴鼓或置在西房  
書曰大具叢或列

之下管書曰下  
辨徒擊與播鼓  
爾雅曰徒擊鼓謂

而美登聞兮敢  
諫樂錄曰馬於  
朝則登聞鼓敢諫

也復有思話騎  
棟沈約宋書曰  
棟思話年十鼓楚王警

民而擊民大驚  
使人止之曰吾  
昔戲而擊之民皆

居數月警而擊  
山中石鳴郭綠  
生述記曰逢山在

如雷穆滿黎丘  
之樂黎丘奏廣  
樂而遺其靈鼓于

聲亦云摘以銅  
丸或置鞀下  
昭之後元帝留軒

銅丸以擗鼓聲  
中嚴鼓之節後  
宮及左右習知音

莫能為之而定  
陶工亦能之節  
上數稱其能史丹

子所謂材者敏  
而好學溫故知  
新皇太節之金錫

也始興聖木  
荆州記曰始興  
郡陽山縣有豫章



頽頽成忽奔逸比至桂陽又王詔之始興詩序周官  
云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周官  
列職著雷靈藝晉之差之周禮曰古節聲樂以和軍旅  
以正田後教為鼓而變其聲用以雷鼓神同以靈  
鼓鼓社祀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以鼗鼓謂之大鼗  
金爾雅著名有鼗應鼗麻之目小爾雅謂之大應鼗六鼗  
謂之麻小

事類賦卷之十一





